

五十一期至六十期

革命軍

石曾題

第六冊合訂本

合訂本：第六冊

革
命
週
報

革命週報社印行

一九二八年九月初版合訂



革命週報合訂本

第六冊

實價三角五分

編輯者 革命週報社

發行者 革命週報社

上海 江灣

發行所 革命週報社

革命合訂本第六冊總目錄

論 文

題

目

作 者

期 次

頁 數

我對於濟南慘案的意見

碧波 五一 一

勞動大學之勞動節

官敵 五一 八

談談黨國大事

許聲 五二 三九

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

三餘 五三 六五

以黨專政能消滅階級嗎

許聲 五三 七〇

全民革命與國民革命之論辯

修平 五三 七三

創造社的無產階級文藝

修勺 五三 八一

打到北京以後

魯漢 五四 九七

裁兵與裁官

我們應如何修養

怎樣廢除娼妓制度

談談陳公博的論調

評「革命評論」

革命與民衆

最可怕的是僞君子

被彈劾人的自白

汪精衛派之反共與引共

共產黨之大企圖

兩湖的隱禍

眼前的民生問題

可憐的汪精衛

競化

五四

一〇一

碧波

五五

一二九

安陽

五五

一三六

統無

五五

一四〇

許聲

五五

一四四

許聲

五六

一六八

魯漢

五六

一七三

吳稚暉

五七

一九三

景明

五七

一九九

安陽

五七

二〇六

競化

五七

二〇七

許聲

五八

二二五

景明

五八

二三〇

評上海市政府防範投浦自殺

于右任輩的居心

今日之汪精衛派

天下共聞的陳公博平共

革命與升官發財

作繭自縛之關稅新約

此陳公博之所以要改組國民黨

記 述

本報被封的經過

鐵窗風味

烟台一週見聞記

故鄉來的一封信

阜君 五八 二三七

修平 五八 二四二

景明 五九 二六六

景明 五九 二七一

六波 六〇 二八九

信生 六〇 三〇八

景明 六〇 三一五

記者 五二 二三三

碧波 五二、五三、四三、八五
五四、 一〇六

六波 五六 一七六

六波 五七 二〇九

雜錄

農民問題

紫崗

五一

一三

趙惠謨先生小史

(平)

五七

二二一

殺牛公司對門

景明

五八

二四七

陳公博創辦大陸大學索隱

三餘

六〇

三二一

顯微鏡下

景明

(一) 戴季陶愚不可及

五九

二七七

(二) 罵人還是自罵

五九

二七九

(三) 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與階級爭鬥

五九

二八〇

(四) 陳公博面子比耳乃光大

五九

二八一

(五) 二十四萬元與陳公博

六〇

三二三

小說

誰的罪

亦晦

五一·五二 二七·五八

雜感

三 革命是爲民的不是爲黨的

(深) 五二 六一

四 無政府主義者並非政黨

(深) 五二 六二

五 裁兵

(深) 五二 六三

六 陳公博的本領

(平) 五二 六三

七 左派——殺人放火

(平) 五三 九〇

八 政權是什麼

三 餘 五三 九一

九 行路難

三 餘 五三 九五

十 陳公博到底高軍閥一着

(平) 五四 一一四

十一 好一個要做潮流的指導者

(宗) 五四 一二五

十二 何先後不同若是

(平) 五四 一二七

十三	兩個總攻擊令	(宗)	五四	一二八
十四	物腐虫生	(平)	五四	一二一
十五	開放乎關閉乎	(宗)	五四	一二二
十六	黃漢瑞原來是這樣人物	(平)	五四	一二四
十七	九字訣	(宗)	五四	一二七
十八	各有其目的	(平)	五五	一五七
十九	誰要停止民衆運動	(平)	五五	一五九
二十	四次會議的結果	(平)	五六	一八九
廿一	汪精衛派的法寶	(平)	五六	一九二
廿二	苟富貴	許聲	五八	二五二
廿三	叫一聲苦也	許聲	五八	二五三
廿四	陳嘉佑少了一個提案的緣故	景明	五八	二五五
廿五	原來這就是無政府黨的罪	魯漢	五九	二八二

廿六 這有什麼可哭的

廿七 從事實上證明政治分會的罪惡

廿八 偉人掃街

廿九 第一等昏庸老朽的吳稚暉

通信與討論

給吳稚暉李石曾先生一封公開的信

給五中全會委員諸公

答雷放先生書

再論全民革命與國民革命

答革命評論許德珩先生

競化 五九

二八四

景明 五九

二八六

競化 六〇

三三〇

景明 六〇

三三三

陳元爽 五五

一四八

碧波 五六

一六一

夢仙 五六

一八三

修平 五九

二五七

魯漢 六〇

二九七

我對於濟南慘案的意見

碧波

從濟南日兵行兇的消息傳出以後，凡有人性者無不髮指。日本以威力脅迫我們中國人雖不下十百次，然未有如此次之甚者！日本久欲侵略華北，皆因無隙可乘而終止。日本暗助北方軍閥，以延長我國內亂，其處心積慮，就是想獲得漁人之利。當郭松齡反戈之時，我們以爲從此張賊作霖再不能盤據東省，過其小皇帝的生活了，不料日政府却公然助之以兵，阻止郭軍萬進，並暗斷其後路，使郭軍一敗塗地，爲張鬻苟延賤喘，繼續夷虐我北地。去年北伐軍佔領徐州後，正欲長驅北進，直搗幽燕之際，日政府又逞其野蠻之故技，出兵山東，暗助張宗昌，使北伐軍轉勝爲敗，無故犧牲了數萬生靈。因此北方民衆仍留爲張賊俎上之肉，任其宰割。我們且不論北伐軍勝利後，北方民衆能否獲得好處，我們相信北伐成功之後，至少國內戰事總可告一結束。（以後是否有變故，這又當別論）所以爲中國人的前途計，我們無時不希望南軍早日完成北伐，這不但我們中國人自己希望如

此，凡世界各國稍有識者皆作如是觀吧。然而向不識人道與正義爲何物的日本野心家，却處處助長我國內亂，使我們數萬萬老百姓，沉陷水火，不能自拔。此次北伐軍佔領濟南，他們又不顧一切，以武力向我方挑釁，無故槍殺我軍民與外交官，直接挫我銳氣，間接長張鬚威風，我不知其將何以對世界人類！

所以日本野心家非但是中國人之敵，簡直是人道與正義之敵咧！

我們這個世界原是弱肉強食，以衆暴寡的世界，本來沒有什麼正義與人道可言的。大而國際間，小而個人間，何處不是弱者吃虧呢？手無搏雞之力的人，總被以力驕人者欺侮，窮無立錫之地的人，總被家有鉅萬者凌辱，我們誠實的老百姓總被有鎗的同胞威脅，日本人虐殺了我們軍民，我們見到了，我們因之而發怒了，因之而想一鼓作氣地與之拚個你死我活。但是，我們睜開眼睛看看，我們的四周，那一種是公平的呢？日本人依勢虐人，我們中國人又何獨不然呀！言念及此，我不禁爲可憐的人類一哭！

文明，人道，公理，這是現在一般強者捏造起來的玩意兒。我有刀在手，我能殺你，我就是文明，人道，公理！我們的世界是刀的世界呢！人們都說日本出兵山東是侵犯我國主權，

戕害我國軍民與外交官是違反國際公法砲轟濟南是蔑視人道搗毀行政公署是不顧我國之威信！然而，唉！美妙的國家主權國際公法人道與威信呀！你若沒有槍炮與艦隊跟隨後面，誰與你談這些玩意兒呢？我們求助於國際聯盟會麼？國際聯盟會原來是強者的分贓所！我們求助於世之主張正義者麼？正義原來是站在強者這一邊！嗚呼！我們將何以雪此奇恥大辱啊？

於是愛國主義者，皆曰富國強兵！

但是，這是世界的整個問題，非愛國主義者的富國強兵之策所能解決，富國強兵只是治標之法耳！你以機關槍來，我以機關槍去，這原是極簡單不過的，惟人類之戰禍至何時方可絕跡？縱觀數千年來人類之歷史，民族與民族之戰鬥屢見而不一見，勝敗亦為常事，甚至一民族內亦常有鬥爭。我們都知道勝者未必常勝，敗者亦未必終敗。古時斯巴達何其威武！然今日斯巴達之威武何在？古時羅馬何其強盛！然今日羅馬之強盛何在？世界文化史上能留為我們讚嘆者，唯柔弱的雅典與愛美的拉丁民族之文化而已！西歐如是，我國亦如是。凡窮兵黷武的民族，雖雄於一時，未必雄於永久，佔最後之勝利者惟有文化。

而非武功。我們此後當努力於文化，再不可做軍閥主義的迷夢了。若不信，歐戰時德國的失敗尤可爲我們的前鑒。

我常說中國人若能在自由平等的文化上努力二十年，非但趕得上日本的所謂文明，而且要日本跟我們後面跑。槍炮不是真文明，槍炮不過是野蠻的產物，有槍炮可雄於一時，這我也知道的，譬如此次濟南事件，我們處於束手無策的地步，就是槍炮的威風，壓倒我們。在現在，所謂正義，人道，要武力爲後盾，這是事實，可是真的人道正義都是槍炮之敵，離槍炮而獨立的。我們中國人此後若能自覺，少在爭權奪利的場上逐鹿，都在社會文化上努力，我們的國即使亡了，而我們的文化竟超出日本，使日本與我們同化。即在現在說，我們的政治雖雜亂無章，社會雖沒有多大秩序，但是人民的心理，已經比日本人民進步多了。在日本天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就是思想進步的人，也不敢犯天皇之至尊，而我們早已把皇帝的牌位丟在茅所裏了。這是我，我想，中國還聊可自慰之處吧！或有人以此爲腐儒之論，爲亡國奴之先兆，我則曰：我甯爲強暴之敵的腐儒，與亡國奴，我不願身處強暴

之地位，藉強暴之蠻力，以凌辱同類。

殺人幾千萬，流血四五年的歐洲大戰的火藥氣味還沒有退盡，第二次世界大戰又將爆發於東亞大陸。此次濟南日兵的暴行，南軍若不退讓，必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我們退讓當然是出於不得已的，當然是因我們兵力微弱，不能與之抵抗的緣故。但是，弱也有弱的好處，此次日兵若碰着強者（日兵自然是聰明的，他們的對手若是強者，此次也不至於如此兇蠻了），世界的流血將從此開始，人類的蠻性也將重發一次，於是，世界又不知要重生多少孤兒寡婦，「忍辱含垢」，此雖是我們中國人沒有反抗性的壞處，但同時也是我們的好處。中國人愛和平，却是各國人譏笑我們的話，但我們不重暴力，也是我們可以自誇的地方。我們不要把世界的血門開了，以致貽笑後代，我們甯可忍辱一時，不可因小忿而動世界干戈，使後世子孫呢我們爲殘暴者。我們不要被愛國的狂熱牽入殺人漩渦去，我們知道疆場上所殺的人，皆是雙方無告的平民，而從中獲利的野心家決不會死的。真的愛國者，還得知已知彼。我們的兵力，在內戰上，如獅獅舞棒般玩一下，到還

可以，若真的與外國交戰起來，無疑地要失敗的。日本有意破壞東亞和平，我們却不要明知故犯，落牠的圈套。你們不見近日報上說美國將遣艦隊來華勸日罷兵嗎？這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義舉麼？不要做夢，太平洋上分贓不均，兩者將比雌雄之開端耳！我們願意我們的土地供人家作戰場麼？

那末，我們將如何北伐，將如何復仇呢，我的意思以為：

一、向北方民衆宣告張作霖聯日的惡罪，要他們自動地起來驅逐張作霖；

二、火速增兵京漢線，並驅大軍繞道渡河，直搗北京；

三、盡力向世界民衆（日本民衆也在內）宣告日本野心家的罪惡，並述中國無產

者連年遭內戰之苦，要求他們起而援助；

四、要雪濟南的恥辱，（人謂國恥，我謂人恥）只有靠中國的民衆，靠外交靠兵力都

是靠不住的，只有民衆纔能抵得住外侮，拿破崙說，我在二十萬敵兵之前不怕，我若遇數

萬赤手空拳的民衆我就將束手無策了，可見民衆的力量之偉大。拿破崙的軍隊侵略西

班牙時，是西班牙的民軍驅逐他們出境的。所以我們要啓導民衆，要他們有人的意識，（

不是民族的意識）使民衆個個入都有不做他人奴隸的心理。

五、喚起民衆，監督政府，不然政府裏面若再出亂子，北伐雖成功，內戰仍是不息的。我們要民衆對於政府少生信用心，不要把政府認做萬靈膏，政府充其量不過是民衆之敵，我們雖一時消滅不了牠，至少要把牠的權力減少，以至於無。

六、應該把現在革命的理想擴大，使現在的革命成爲一種理想的革命。使耕者實實在有其田，工者實實在在有其管理工廠的事實。生產者有生產合作社，消費者有消費合作社，各行各業有各行各業的工團，使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共產社會實現出來。那時，世界各國的民衆無有不表十二分同情的。試看俄國革命之初，各國政府行封鎖與進攻政策，而俄國卒能獲勝，皆因有各國民衆直接或間接的援助。現在俄國雖然失了世界民衆的同情，然在當時，那種自由蘇維埃制度，確爲世界民衆的理想。我們中國此後若能從真正共產主義的路上走，日本給我們的恥辱自然一筆鉤銷了。世界整個問題的解決，只有靠社會革命，中國的種種問題的解決，只有靠社會革命。

所以，無意義的世界大流血，不如我們有意義的社會革命的大流血，我們暫時忍辱